

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我是技校生》聚焦职业教育话题，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小说作者杨袭——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孙磊

A 中考是学历教育的一道重要分水岭，有人延续普通教育考试的升学道路，有人转入职业教育赛道。近日，作家杨袭的长篇小说《我是技校生》出版，让职业院校再次进入大众视野。

作为国内首部职业教育题材的长篇小说，《我是技校生》以一个技校学生的成长经历为线索，立足于学校师生的真实生活，书写了当下我国职业教育的真实现状。书中15岁的主人公成良起初怀着抗拒和厌恶的心态踏入技校的大门，却发现真实的技校生活跟他想象中的并不相同。小说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，真实反映出中国当下普通技校年轻人在时代变迁下的困惑与矛盾，焦虑与希冀、精神世界与生存境况，也从另一个角度思索了时代环境与青年发展之间的关系。

近年来，国内职业教育发展迅速，职业院校数量众多。2022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1339.29万人；高职（专科）学校在校生1670.90万人；技工院校在校生420万人。在大力提倡职业教育的当今，国家的发展迫切需要专业技术型人才，可仍有大量家庭对职业院校抱有偏见，争议不断。去除偏见、传递关怀，这也是《我是技校生》这部作品创作的背景和动力。



B 颠覆对技校的原有印象

宁可文字平，不能用力猛

技校生：心中有光，朝哪走都是方向

羊城晚报：您是如何关注到技校生这个群体的？

杨袭：这本书起始于我接到的一项任务，感觉可能要写报告文学。进入山东东营市技师学院采访，与院领导交流过后，才知道，他们不需要描眉画目，而是请我深入了解技师学院的老师同学们，以及当下面临的一些现实情况和困境。校领导认为，文学作品传达的东西更能深入人心，希望藉此能引起全社会对技工类院校师生群体的关注。假以时日，能解决一些现实问题，善莫大焉。这也是本书的责编老师和我本人特别希望能看到的。

羊城晚报：在您调查期间，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？

杨袭：2019年9月，我进入技师学院，开始了与学院的管理层、老师、同学们的交流，包括他们的教与学、管与育和日常生活。在技师学院的所闻所见，很

快颠覆了我对技校的原有印象。我才知道学院的管理人员和老师们，很多都是24小时开机的，生怕哪个孩子有什么状况意外。因为，他们面对的孩子中有一部分不像普通高中的孩子那样“好管”，有常打架的，有沉迷游戏而跳墙到校外网吧的，有生活还没有学会完全自理的，有的孩子还有精神、心理方面的问题。

有位老师说，在技师学院久了，慢慢地，就生出了一些以前在按部就班的职能部门没有意识到的情怀：这些孩子需要关爱，需要接受教育，需要学到一门谋生的手艺，我们再不收，他们年纪这么小，到哪里去呢？我们不好好教，他们将来走向社会，怎么办呢？什么叫“有教无类”，来了技师学院，就能很好地体会了。这位老师还告诉我，有的孩子父母都放弃了，但他说，我们不能放弃。

羊城晚报：跟技校学生的接触、交流中，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发现？

杨袭：和我交流的孩子们，绝大部分眼睛是亮的，心地是柔软的，说起初中时不理想的成绩，生出愧色。这里面的典型代表是魏同学，也就是主人公的原型，他现在在大学本科学习了。他给我印象极深：经历过生活的折磨，依然对这个世界温情脉脉。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！还有秦同学，毕业后进厂做精密铸件，专业性很强，爱好音乐。有一回，他微信联系我，说他现在工资老高呢，可以尽情地买喜欢的书和唱片了。主人公成良的另一个原型是龙同学，他在学校时拿到了世界技能大赛中国赛区的第十名，按照相关政策，毕业后他就留校当了老师。我为所有眼里有光的孩子们感到开心。

我特别想借用一句鸡汤文的话：你站在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朝向什么方向。正如《我是技校生》封面的话：心中有光，朝哪走都是方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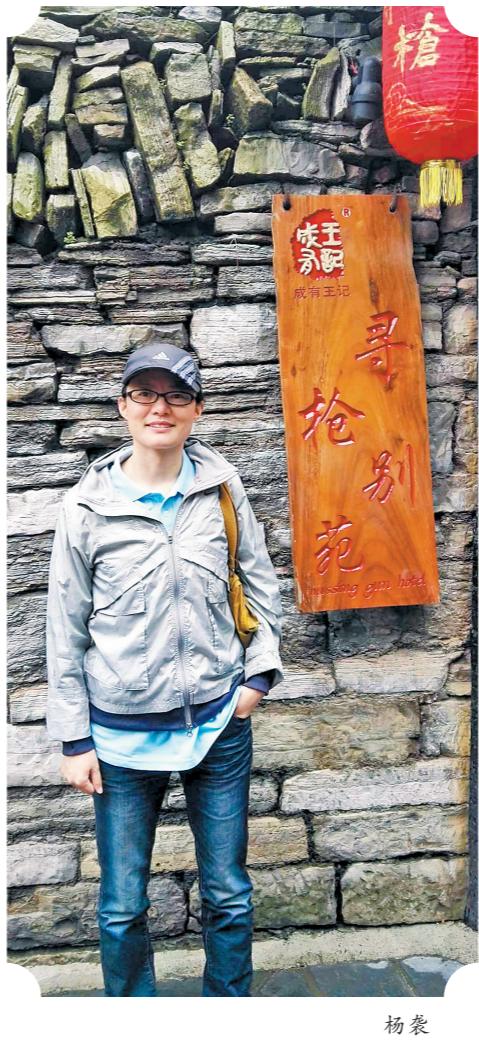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：写这本小说有什么困难之处？

杨袭：其实困难挺多的，一方面是毕

竟我没有在技师类院校长期工作或生活过，对师生们的各种状态、心境，了解与揣摩一定是潦草的，表达一定不够深刻。另一方面，关于文学本身，以往我都是“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”，这种表达是自由的、无拘束的，因为写作同时意味着追求自由，这也是我热爱写作的一大缘由。但这部作品，因为没有足够的虚构空间，减弱了自由度，所以，故事框架、人物塑造，还有事件冲突，我是留着“度”的。

羊城晚报：第一次尝试这种立足现实原型的小说创作，跟您以往的创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
杨袭：就拿我的短篇小说集《重点怀疑对象》来说，笔调是锋利的，甚至可谓暴烈；长篇小说《美人如草》，是忧郁低沉的，是能眼睁睁看着美破碎在你面前，还必须把碎片捡起来一检视。但这部作品不行，因为你描写的对象几乎都不是幸运儿，你对所刻画的“主体”必然是捧在手里怕摔了。于是边写边检视，担心为了追求文学上的“惊艳”而“摔”了孩子们。所以，写这样的群体，时刻得收着，宁可文字平了，不能用力猛了。因这群可敬的老师和可爱的孩子们，我向自己妥协了。



杨袭

羊城晚报：这种写法与时下热门的非虚构写作相较有什么异同？

杨袭：归根结底这还是一部虚构作品。但我不再像以往那样天马行空，我行我素，而是在结构、故事线上下功夫，考虑个人与集体，分析小家与大家，前后掂量每个环节是不是“接地气”。这种“接地气”可能就是和非虚构写作相近的地方吧。

C 羊城晚报：您认为导致技校生及其家庭焦虑的根源是什么？

杨袭：在我们几千年传统文化浸淫的背景下，秉承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“学优则仕”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理念，孩子失去进入高中考大学的机会，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子女，在心理上都有些难以接受。进入技师类院校，往往意味着你要成为蓝领。从这里说开去，是一种功利化的观念充斥，不是着眼于大功绩，而是小名利。这种氛围之下，技师类院校的孩子们成为“变现能力”很弱的群体。在这种情势下，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孩子，对于进入技师学院学习，能不焦虑吗？

羊城晚报：如果要打破大家对技校的既有刻板印象，您认为该从哪些方面着力？

杨袭：亟待从政策设计角度，提高他们的待遇，更好地对待这个群体。还有，比如从大众文化、宣传方面，加大对他们关注的角度；倡导敬业奉献的社会风尚，而不是崇尚豪宅名车的奢侈生活；社会话语不要大叙述，改为切实地关注单独的个体，认真对待每一个生命。这些也是我写这部书的初衷。

羊城晚报：从《重点怀疑对象》到《我是技校生》，您的写作似乎比较关注底层或经常被忽视的群体？

杨袭：我倒没认为我关注的对象是“底层”，或是“被忽视的群体”，因为凡概念都是相对的，这可能是媒体或社会学的表述。作为写作者，我从没有俯视过哪个群体，也一直感觉自己就在

人堆儿里。在写作中，我关注的从不是哪个群体，而是一个个平常而又独特的人，关注的是人本身。像在这部书稿中，每个老师和同学，我都力求“和别人不一样”。这是一个写作者，对表达的对象，对写作本身，应有的敬畏和自觉。

羊城晚报：您曾说“写小说是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，也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”，为什么？

杨袭：对于我的写作本身，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。我自认为是一个文学的践行者。我经历过追问人类终极三问的痛苦时期，好几年的时间里，夙夜难安。我在生活于此间的世界上，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理由。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，或者说灵魂安置下来。是偶然尝试的写作，给了我一条更好地认识身处的世界，和世界对话、认识自己、和自己对话的路。红尘滚滚中，我能渐渐安顿自己，不再四顾茫然，手足无措。但也只是个“渐渐”的过程。对于文学，对于这个世界，对于人生，确如所言：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我也曾盼望，某个时刻我也能说：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！

羊城晚报：您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？

杨袭：在这部书稿之前，我其实开始了一部儿童文学的创作，写了一万多字了，希望有时间和心境完成它。还有两个计划，我也挺希望尽早写下来。但一个写作者，几乎百分百，不会按自己的所谓计划来，都是兴之所至，心之所至，信马由缰。这种不确定性，恰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。

人文周刊·七杯茶 A7

2023年9月3日/星期日/文化副刊部主编/责编 吴小攀 / 美编 关彩玉 / 校对 朱艾婷

E-mail:hdzk@ycwb.com

【有感于思】

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40年再回首

最近这十几年来，我不时会收到大学同学的通知，要聚会，要纪念入学多少年、毕业若干年，似乎每次都只有一个动情理由，不但过去的岁月值得共同回忆，更强调类似的聚会将会减少。

我的同学大多已过花甲之年，职业生涯多已进入末期，绝大多数人开始过上了悠然自得、自主安排的生活。对于青春的回忆，无疑已经成为人生中难得的亮点。我们还有清晰的记忆能力，还在心底留存着相聚4年的青春岁月的深刻印象。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机会、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畅谈。年纪越长，人生的喟叹就越不相同。到今天，很显然对今后难得再聚的紧迫感和珍惜度越来越浓。

真让人产生五味杂陈、难以言说的感慨。

人都只是社会动物，都希望建立社会关系，都不想脱离社会生活，告别职业生涯之后，以同学的名义组织的聚会，就成了值得珍视的社会活动。我的研究生同学其实也多是同龄人，不过这些同学，要么在高校里继续着学术生

【名著识小】

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

孙悟空是个底层猴子？

说孙悟空是个底层猴子，不只是因为他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在山里长大。这猴子身上的底层色彩是很浓厚，比如他特别热爱屎尿屁屁，在五庄观跟镇元子要无赖：“我才也要领你些油汤油水之爱，但只是大小便急了，若在锅里开风，恐怕污了你的熟油，不好调菜吃，如今大小便通干净了，才好下锅。”平顶山驮银角大王时又是：“驮便驮，须要与你讲开：若是大小便，先和我说。若在脊梁上淋没，腥气不堪，且污了我的衣服。”

话说在有些民间传说里，孙悟

空正是放屁感应而生的石猴

——中国民间故事趣味大抵如

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所谓经典，不是放在书架上、书单中、文章注释中供人膜拜的，而是拿来读的。经典应该用“每年让人读几遍”来定义，比如像《文心雕龙》这样的经典，我每年起码要读两遍，每读一遍都会有所新的收获。最近谈到“隐秀”一章，正好在研究评论文章中的“飞跃性概括”和“提神醒脑的金句”，刘勰关于“秀”的阐释给我很多启发——秀者也，篇中之独拔者也。秀以卓绝为巧。彼波起辞间，是谓之秀。秀句，就是文章的金句，句间鲜秀，如巨室之珍，一篇文章如果没有几个有强大概括力、让人有摘抄欲望的句子，很难称是好文章。

在我看来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，它有三个特点：其一，经过了时间的残酷筛选。黑格尔说，所谓常识，不过是一个时代的偏见。几个月、几年，甚至一两个时代流行的书，可能都浸润着那个时代的偏见，很容易被时间否定或遗忘。能经历成百上千年后仍被传读，说明它涉及的命题、价值和关怀是超时代的，触及社会和人性的根系，是为经典。其二，每次阅读都能让人有新的收获，它包罗万象，有一种强大的思想生命力，能与人们在不同的年代遇到的新问题形成对话，让读者汲取到新的营养。其三，它站到了某个知识顶峰上，在很多基本问题上已经给出了创造性答案，有过精巧的阐释，后人自以为是的创造或洞见，不过是拾其牙慧。

我教评论写作快15年了，自以为总结了一些“独家独到”的写作方法，但读了《文心雕龙》

经典之为经典

时间的残酷筛选。黑格尔说，所谓常识，不过是一个时代的偏见。几个月、几年，甚至一两个时代流行的书，可能都浸润着那个时代的偏见，很容易被时间否定或遗忘。能经历成百上千年后仍被传读，说明它涉及的命题、价值和关怀是超时代的，触及社会和人性的根系，是为经典。其二，每次阅读都能让人有新的收获，它包罗万象，有一种强大的思想生命力，能与人们在不同的年代遇到的新问题形成对话，让读者汲取到新的营养。其三，它站到了某个知识顶峰上，在很多基本问题上已经给出了创造性答案，有过精巧的阐释，后人自以为是的创造或洞见，不过是拾其牙慧。

《文心雕龙》讲得很干脆——故丽辞之体，凡有四对：言对为易，事对为难；反对为优，正对为劣。言对者，双比空辞者也；事对者，并举人验者也；反对者，理殊趣合者也；正对者，事异同者也。也就是说，罗列一堆“事异同”的正向案例没什么论证效度，要有“理殊趣合”的反向案例。看看，经典讲得多深刻和精粹。

仪式过后，男子会把牛儿杀了，将一条肥美的牛腿奉献给酋长。就在今年的二月，村里就有231个男子年届45岁，酋长总共收

【如是我闻】

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固守与权变

《明史》中记载，吴县有一个名叫王妙凤的女子，因其手臂被婆婆的奸夫碰了一下，她便勇敢地“持刀斧臂”，十天后死去，被誉为贞洁。同样是《明史》，还记载了崇祯年间的一个“失身”的事例：兴安大水，落水姐妹见到来救她们的男子的裸体，便投水自杀，以全贞节。

按照德国汉学家罗哲海的说法，这是着重于效力家庭和国家的角色伦理阶段，所谓的“习俗层次”。康德将道德分为“道德他律”和“道德自律”两个阶段，“持刀斧臂”显然属于道德他律的阶段。只有到了可以从外部进行社会观察，而不受其他个体、群体和制度价值观约束的“后习俗层次”，人才能意识到道德与陈规的冲突，从而进入“道德自律”阶段。这是鲁迅之所以发现历史中到处写着“吃人”二字的根本原因，这完全是极其残酷且反人类的行为。所谓的贞操，完全是一种愚昧。

清代的王永彬说：“为人循矩度，而不见精神，则登堂之傀儡也；做事守章程，而不知权变，则依样之葫芦也。”尽管制度和规则是不变的，但在不同的时代，面对不同的环境，人应当适时而变，寻求最适切的行事准则，而不是一味地固守陈规。

●随手拍



最后假期

□图/文 丘淑斐

8月25日，广州市增城区香江中学游泳馆里，教练在教孩子们游泳技巧。暑假快结束了，往日熙熙攘攘的泳池，如今只剩下零星几个学员还继续坚持着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【昙花的话】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45岁的分水岭

僻居于西非国家贝宁偏远地区的Taneka Koko

部族，有个奇异的风俗：村内的男子，一到了45岁，便得买一头牛，广邀村人参加一项由酋长主持的庄严仪式，饮自酿的美酒、尝自烹的美食，庆贺自己进入了人生最睿智、最成熟、最安稳、最美好的阶段。

换言之，他们把45岁看作是人生的分水岭，过去的一切混沌晦暗，经过了岁月的过滤，变得风清月明，好似一瓶杂质尽去的佳酿，香气饱满、口感圆润、滋味甘醇。

仪式过后，男子会把牛儿杀了，将一条肥美的牛腿奉献给酋长。就在今年的二月，村里就有231个男子年届45岁，酋长总共收

【不知不觉】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遇见《金墟》

每年夏天，上海都会有一场

近30万市民参

与其中的“阅读嘉年华”——上海书展。主会场在上海展览中心，这里旧称“中苏友好大厦”，原为英籍犹太人哈同的私人花园别墅，1955年由苏联建筑家安德烈耶夫设计建成，巴洛克风格。今年上海书展加上分会场，有850场活动。8月18日，在书展主会场的友谊会堂，我和《文学报》总编辑陆梅，参加了熊育群的长篇《金墟》的分享会，这是中国作协“新时代攀登计划”作品联展的第二场活动。

《金墟》的封面投影在大屏幕：城市一隅，欧陆风情的钟楼，一条经典的骑楼街。不同建筑风格错落杂糅，浮现在暮色中，流光溢彩。分享会的主题是：一座古镇的兴衰与世界百年风云。

在分享会现场，陆梅说，《金墟》是一部心灵史。我很赞同，我觉得尤其难得的是，这还是一部物质进化史。也许跟文学建筑设计出身相关，熊育群长篇里对物质世界落笔细致。城镇水系与街道布局，寄寓回乡的“银信”，图书馆与教堂等公共建筑，来自海外的建筑材料，衣锦还乡的“金山伯”与充满仪式感的“金山箱”，设立在建筑顶上的祠堂……都有详尽描述。它们是不同历史阶段与人类生活的存在证明，也是中国人的迁徙史与海外史的丰富旁证。